

# 当我在悉尼 CityWalk 时 我在想什么



■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。



■邦迪海滩无边泳池。



■很多老房子由砂岩建造。



■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馆。

## 文艺之城 | 文艺日常

远看悉尼歌剧院,像巨大贝壳飘浮在海上展开白色花瓣;走近看,又觉得它更像一座群帆泊港雕塑,并且它的颜色竟然不是纯白的——它的屋顶其实是由一万多块白色和淡米色、经过特别抗海风腐蚀处理的陶瓷瓦组成,白色亮光,米色哑光,目的是为了能让阳光下的歌剧院不那么反光。

这座即将迎来50周年庆典的建筑,如今已成为澳大利亚最繁忙的表演艺术中心,也是悉尼重要的社区聚会场所。在内里参观时,我尤爱廊道里那些大大的落地窗,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美丽的海湾景象,而室外的游客也能一窥歌剧院内的艺术长廊。导览员介绍,这是2007年歌剧院进行改造时,外观设计师约恩·乌松特地提出的要求:“让艺术和生活同在”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知识是,歌剧院的“大贝壳”共有14瓣,从巨大的球体上切割而来,是建筑史上极为艰巨的预制拼装工程。这14瓣弓形片有大有小,排列疏密有致,将歌剧院分为了歌剧院、音乐厅和贝尼朗餐厅三个区。导览员说,除了一些大型演出,悉尼人平时还爱来这里看芭蕾舞,一是大家很喜欢芭蕾,二是票价亲民。

此趟行程虽没能在歌剧院欣赏剧目,但我们去Capitol Theatre看了一场音乐剧《美女与野兽》。让我颇有触动的是,现场有好几位是祖孙三代一起来看剧的,女性居多,寻常的碎花长裙配上淡淡的妆,祖母优雅,母亲美丽,孩子可爱。等到剧目散场,戏院外就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,热闹的小餐馆,强节奏的流行乐,一下子又把从故事里拉回到人间烟火之中,这就是悉尼艺术化的日常即景。

逃离广州的酷热,到南半球拥抱暖冬——从悉尼金斯福德·史密斯机场一走出来,那清冽的空气让人满心欢喜。蓝天、暖阳、微风,恰是一个用脚丈量城市的好时节。

悉尼是一个很适合City Walk的城市,你可以沿着海岸线,从邦迪海滩走到库吉海滩,然后在众多的咖啡馆或餐厅里选择一家补充能量,并欣赏窗外那些在大海里冲浪的身影;你可以穿过繁华的街区进入皇家植物园,与周围的喧嚣划清界限;继续行走,一转头你发现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馆就在身边……不过更多时候,你可能只是朝悉尼歌剧院的方向走去,街边的冰淇淋店看起来那么诱人,路上的行人有穿羽绒服的也有穿吊带衫的,却无一例外都有张快乐的脸庞,海鸥在你头上飞过,海港大桥也越来越近,在某一处的转弯后,那座举世闻名的白色建筑突然就绽放在你眼前。

■新快报记者 朱颖洁 文/图



■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。



■在悉尼,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是各种海鲜大餐。



## 松弛之城 | 松弛有度

标。比如市中心的嘉佩乐酒店,前身是悉尼教育部大楼,有着典型新巴洛克式风格。一个多世纪以来,这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建筑,默默矗立在城市中心,见证漫长的历史变革。今年3月,这座大楼翻开了它的新篇章,嘉佩乐酒店将其修缮重塑,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设计的经典和精髓,并以丰富的艺术典藏、多元的文物陈列和技艺考究的手工家具,给游客带来地道本真的在地艺术体验。

悉尼市中心有很多公园,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边界,常常你会走着走着就进入它们。无一例外地,它们都有着碧绿的草坪和高大的树,也因此总能看见在草坪上晒着太阳的人们,看书、听音乐、做瑜伽、冥想、睡觉……

努力工作,享受生活,是很多悉尼人的生活之道。攀爬悉尼海港大桥(世界上唯一允许游客爬到拱桥顶端的大桥)时,半途遇见一位笑容和蔼的老爷爷。他是这里的职员,已经在桥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十年。“我

们这几天都叫他头等舱先生,”领着我们攀桥的讲解员Mandy Wu笑眯眯地告诉我们,“过几天他就要休假和太太去欧洲旅游了,订了头等舱。他说三年没有去旅行了,这次去旅游,一定要好好享受。”

在悉尼的那几天,恰逢女足世界杯,我更是被悉尼人的热情和善感打动。本届女足世界杯在悉尼设了11场比赛,整个城市都散落着女足的元素,机场、中心商业广场、歌剧院旁都能看到鲜明的足球标志,以及“Go the Matilda's”的海报。Matilda是当地人对澳大利亚女足的昵称,进而再简称为“Tilly”。澳大利亚对阵英格兰的那天,街上更是处处都能看到戴着澳大利亚队帽子或围巾的行人,而在球场的看台上,“come on Tilly”的欢呼声此起彼伏,当澳大利亚队进了一个球后,周围有两位女士在偷偷地抹眼角……虽然最终,澳大利亚队没能战胜英格兰队,但比赛结束后,观众们还是久久地坐在看台上,等着澳大利亚队在退场时,给与热烈的掌声和安慰的喊声。

■海港大桥是世界上唯一允许游客爬到拱桥顶端的大桥。

